

## 浙江上海的新高考改革坚定了他第二次高考的信心

面对钱报记者,他袒露心声——

## “零分高考”不值得,我想读大学

本报记者 郑琳

慈溪周巷镇,徐孟南的单身公寓里,简单到小偷恐怕也没有欲望光顾,所以他总是进门后就大喇喇地把钥匙插在门上,懒得拔下来。

一张床占去大半个房间,床头摆了语数外三本高考复习书。床边桌子上的台式电脑,应该是整个屋子里最值钱的物品。再旁边的小衣柜里有他的日常衣物,有一件蓝色的夹克衫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工作专用服。

社会经历一点点改变着当年的叛逆少年。如今的徐孟南,比起9年前要开朗得多了,面对媒体的镜头也不怎么害羞,侃侃而谈。

9年里,他应聘的工作都是简单重复的劳动,学历要求不会超过高中。他也完成了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,老家两个孩子嗷嗷待哺。

他觉得人生到了一个应该再次改变的时候。“我觉得当年高考零分是不值得的,我应该去大学校园里的。”



徐孟南负责汽车装饰灯罩制造的一道工序,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,有时还要值夜班。

徐孟南所在的是一家制造汽车配件的工厂,他每天的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,为汽车顶灯的开关印上的图案。

“很简单的工作,强度也不十分大。”徐孟南说,“就是比较单调。”好处是,他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戴着耳机听英语和语文。

这十年来,他打过许多不同的工,广告、灯箱、卫浴、礼盒、井盖……不一而足。他还做过个人网站,开过淘宝店,后来又撰写开淘宝店的攻略,“我发现教别人怎么开店,比自己开店赚钱多。”徐孟南笑言。

徐孟南看过老家的高考卷子,很简单。他对今年考上自己心目中的职业高校很有自信。

本来,他打算安安静静地去考试。可是报名那天,排队的时候上网看到浙江和上海今年试点了高考新政。他猛然发现,新的高考制度,和他9年前在博客里写下的教育改革方案很像。

徐孟南回去就立刻做了一张对比的表格,发在了博客上。9年前,19岁的徐孟南就曾经设想过“走班学习”“选科目考试”“一年多考”“按专业录取”等制度。当然,那时候他的方案是很稚嫩的,只有大概的理念。

举几个例子。

徐孟南认为,初中就应该开始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,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以后的专业。高中根据选的专业来选择必修科目。此外还必须上日常知识课和体育课;学校应该根据学生选的科目分班;文化课测试每学期举行一次,根据一学年两回的测试和平时表现分数评估学生的成绩;学生志愿按专业填写,学校根据报考此专业的学生,成绩从高到低按顺序录取……

看到自己当年的想法在9年后真的实现了,徐孟南很是激动。他再次联系了当年采访过他的安徽媒体,媒体以“浪子回头”的主题报道了他,却没有提他的高考方案,这让徐孟南颇感失望,“我当年并没有错,只是选的方式不对。”

不过这一次,他的事得到了网络时代的宣传扩大,多家权威媒体转载并再度采访了他。比起当年的零分,徐孟南这一次重返高

考的事迹轰动多了。

质疑声也扑面而来。不少人毫不客气地批判他自我炒作,他自己有很多话想说。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对于9年前的“零分高考”,现在是什么感觉?

徐孟南(以下简称徐):对家人觉得愧疚,但是仅限于家人,我觉得给他们造成了伤害。他们对我期望很高,但是我让他们失望了,所以我觉得对不起他们。

记:有媒体用“幡然悔悟”来形容你重返高考,你觉得是这样吗?

徐:其实我不是后悔反抗教育制度,而是觉得当年做的事情不值得。不值得的原因是我希望用零分高考来呼吁大家关注教育制度的弊端,引发教育改革,但是并没有达到目的。这段时间我也看了好多网友评论,有人说假如我好好上大学,毕业论文写教育制度方面的文章,比我高考零分会有效。我觉得网友说得有道理。

记:对于你重新参加高考,你家人是什么看法呢?

徐:我姐姐说要考就好好考吧。后来家人人都知道了,他们没有反对。可能家人也了解我的脾气了,如果做了决定的事是改变不了的。

记:重新高考上大学是为了圆大学梦吗?你选了什么学校和专业?

徐:我想体验一下大学生活,也想了解现在大学教育制度。我选了新闻专业,但是并不是要当记者,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做自媒体。

记:还是想要宣传教育改革理念吗?

徐:我对这个还是很关注的。浙江和上海今年实行的新高考和我当年提出的“三人行”教育制度就有相似的地方。我觉得好的教育制度是要让人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,每个人有自己的特色,找到职业目标。

记:你现在自己也有两个孩子了,那你会希望他们考大学吗?

徐:我希望他们可以走正常的道路,参加高考。当然如果他们不愿意,有自己的想法的话,我也不会勉强他们,给他们自由,但我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建议。

## 划重点

工友眼中的徐孟南:  
他再高考是为了弥补遗憾

董德雨是徐孟南在工厂里最好的朋友,也是带进门的“师傅”,徐孟南第一天上上班就认识了他。一来二去,两个人就混得很熟,徐孟南平时心里话会首先找董德雨说。

在董德雨眼里,这个安徽小伙子为人很热心,肯帮人,干活也麻利,“在这里一年多,没怎么请过假,老板也是比较满意的。”

虽然工作起来和大家都一样,但是董德雨也很快感觉到,这个人和他们“很不一样”。

“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聊一些话题,就感觉到他的想法和我们其他人不同。”董德雨说,“我们都是来打工赚钱养家的,我们想买房买车,而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,好像是来体验生活的。”比如对吃穿住,徐孟南的要求都比工友们高。

徐孟南要参加高考,最早告诉了董德雨。那时董德雨不太支持,“大学要四年,那你老婆孩子怎么办呢?到时候毕业了,孩子都大了。虽然念书也能打工赚钱,毕竟还是不一样的。”他对记者说,徐孟南是想要弥补从前的遗憾。

对于9年前的“零分高考”,董德雨也是看了媒体报道才知道。“他从来没讲过。后来我也找他问过这个事,我说教育制度那是教育部门管的事情,你一个人怎么能改变呢?但是我看到他贴出来当年写的方案,和现在高考新政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我觉得一个人有这个预见性也是挺厉害的吧。”

自从徐孟南被媒体报道以后,网上的各种评论也纷至沓来,不少人说他是炒作。但是董德雨觉得,“他平时不会和人争执,碰到有争执的事情,他往往就沉默了。挺和善的,从来没见过他生过气。可能生活里那些事情并不是他关心的,没踩到他的底线。但是看到网友的很多攻击,他还是很难过的。我想他不是为了炒作什么,只是希望大家看到他从前关于教育改革的思想并没有错。”

说到底,徐孟南只是个想得比别人多一点,不甘于现状,想获得理解的年轻人。